

平江不肖生 研究专辑

曾平原 何林福 主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平江不肖生 研究专辑

曾平原

何林福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江不肖生研究专辑/曾平原,何林福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
ISBN 978-7-309-09433-6

I. 平… II. ①曾…②何… III. 平江不肖生(1890~1957)-人物研究-文集
IV. 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6907 号

平江不肖生研究专辑

曾平原 何林福 主编

责任编辑/张旭辉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342 千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433-6/K · 393

定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平江不肖生国际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上的发言

范伯群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

过去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没有重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优秀作家和作品的卓越成就，因此，对向恺然先生的研究也没有展开与他的成就相称的大规模的研究。今天，在向恺然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在他的故乡湖南平江举行这样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批国内外的研究向恺然生平与作品的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开展研究向恺然先生的学术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盛举。这首先要感谢湖南省、岳阳市和平江县的各级有关领导的重视、关心以及各位工作人员辛勤的劳动，有了你们的热情的积极的承办，才能使会议得以顺利召开。我在这里代表北京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和苏州大学文学院这四个发起单位向你们深表感谢。

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先生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多方面开创性才能的杰出作家。他先以早期留学生文学《留东外史》而崭露头角，接着以奇幻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的出版而骤享大名，而当他的《近代侠义英雄传》问世，则更显示了他是一位气魄宏大的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人，特别是在这部小说中，他将自己的人生体悟与艺术积累的精华都凝聚与融合在一起加以集中的释放。还值得提出的是平江不肖生是著名的武术家，对武学武艺文化的研究造诣颇深，著作也很丰厚。

向恺然是中国早期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爱国学生运动中的骨干。1906 年 7 月 13 日《大公报》刊登了《湘学界为陈姚铸铜像》的报导：长沙万余学生在同盟会会员的组织领导下为陈天华、姚洪业举行公葬，并议决为陈、姚二烈士各铸一铜像，因此与清朝当局发生大规

模的冲突。向恺然就在这次爱国学生运动中，被学校当局开除了学籍，而且他在湖南当地再也无法入学。对广大的进步学生来说，《警世钟》的“钟声”响彻耳畔，这次“大型风潮”使爱国与革命两大潮流相互激荡，也使参加者懂得“爱中国不爱大清”的道理，这使向恺然也产生了一种具有革命精神的决裂感。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进一步高扬就深烙在他的《近代侠义英雄传》之中。而途经上海东渡日本去寻求救国强民之道，则使他更扩大了自己的眼界，并且使他逐步具有一种开放的世界性视野。在异国他乡，使他有着一种双重感悟，一方面他更切身感受到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但是另一方面也体会到学习外国先进政制、实证科学的迫切性，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的“反帝而不排外”的分寸感就是来自留学时所得来的双重感悟。在他出国的前后，也即在辛亥革命的前夕，国内学运与留学生中正奏响一曲民主、爱国、尚武、革命的交响乐。向恺然先生与这股潮流是遥相呼应的。他自幼性喜习武，这与当时的时代迫切需要发扬尚武精神是完全合拍的。1909年11月16日《民吁日报》上就指出：“当今之世，各国合群力以谋我，我不可不以群力拒之……”时代青年们深深感到“外患日烈，非尚武不足以图存”。当时湖南学运青年向各校遍发通告，要求当局添加兵学课程，并要求发给枪械，用于演习兵操，这使当局闻讯大惊。学生青年们为了改变孱弱的民族形象，大声疾呼要破除重文轻武的积习，鼓吹尚武好勇之风，军国民主义的呼吁成为当年时代的强音。蔡锷早在《军国民篇》中就提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这种尚武精神的发扬，就自觉地体现在向恺然的身上，那种为国自尊自立的气概，就在他笔下的霍元甲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而他自己也可谓身体力行。学运、留学、习武这三者中的积极因素，贯穿在向恺然的生活道路中，对他的创作道路有着无可否认的深刻影响，而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这些生活中的经验与教训，才会在他的笔下产生“震撼效应”，使《近代侠义英雄传》才真正成为一部奠基的代表作——为民国武侠小说的开山开辟了康庄大道，成为屹立于武侠小说之林的一块重要的里程碑。不仅如此，向恺然先生对武术理论有着渊博的研究，对中国武术的发展与推广有着卓越的贡献；加上他卓越的文学才能，他的一系列优秀的作品使他成为民国第一代武侠小说的领军人物。

向恺然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是结合这次会议的主旨，我们

要重点对他在现代武侠小说和现代留学生文学之中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探讨，以此来奠定向恺然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应有的地位。这次到会的还有对向恺然先生的武学文化论著很有研究的专家，他们将为这次会议提供更宽阔的视野。为此除了我们大家各抒己见外，我们还按照学术会议的规格，请徐斯年教授和董炳月研究员分别作向恺然先生的武侠小说和他的早期留学生文学方面的成就的主题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会期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天，但它将推动我们在更大规模上开展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先生研究一个新的起点，预祝“平江不肖生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圆满成功。

目 录

在“平江不肖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范伯群	1
“现代传奇话语”的生成及其特征		
——向恺然作品的互文性考察	徐斯年	1
《留东外史》的历史位置(发言提要)	董炳月	9
话说平江不肖生	孔庆东	15
论平江不肖生对创建旧派武侠小说的贡献	曹亦冰	19
浅论平江不肖生在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倪斯霆	28	
浅析平江不肖生作品在武侠小说史上的标志性意义	许其兵	41
野史氏向恺然		
——略说《留东外史》并及向恺然的叙事姿态	刘祥安	50
《留东外史》是怎样的一部小说	木山英雄 著,赵京华 译	70
《留东外史》与日本	中村翠	94
“大中华”与“小日本”的恶性互动		
——《留东外史》解读	李兆忠	102
从序、传、批解读《留东外史》的思想和美学成就	吴功正	112
小议《留东外史》的评点	于润琦	123
从“故事里的人”到“人的故事”		
——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平江不肖生及其贡献和影响	郭 梅	131
探析向恺然先生创作武侠小说的心路历程	周仁杰	142
武侠小说中的革命家		
——平江不肖生印象	刘洪耀 冯知明	147
平江不肖生武侠小说中的“师傅求贤徒”母题	王 立	154

作为成年人童话的武侠	
——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	桑梅建 166
从“为王前驱”到“飘然江湖”	
——试论作为剑仙小说的《江湖奇侠传》在武侠小说发展	
史上的地位	李国平 169
从《江湖奇侠传》到《火烧红莲寺》	石娟 174
论《江湖奇侠传》的叙述艺术	丁贤善 180
《江湖奇侠传》之研究	顾臻 201
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代表作	
——《近代侠义英雄传》	范伯群 226
从《近代侠义英雄传》看平江不肖生的民族精神与文化	
反思	张堂铸 232
为《近代侠义英雄传》中霍元甲之事追根	韩倚松 249
现代性的凸显	
——论《近代侠义英雄传》	张乐林 262
论《近代侠义英雄传》对武侠文学的传承与发展	童李君 275
不肖生之仗义英雄霍元甲	吴学光 281
没脚和尚的故事	郑保纯 284
略论平江不肖生与湖湘文化	汤俏 291
平江尚武习俗对向恺然武侠创作的影响	张奇珍 296
论向恺然先生对湖南武术运动之贡献	汪国义 蒋洪波 299
向恺然先生武术思想浅析	羊定国 305
《太极径中径》的心得体会	汪新安 316
平江不肖生与侠文化创意产业的随想	李荣德 319
论向恺然对中华武术的研究及其运用	汤哲声 323
向恺然(平江不肖生)年表(补订稿)	徐斯年 向晓光 325
后记	编者 356

“现代传奇话语”的生成及其特征

——向恺然作品的互文性考察

徐斯年(苏州大学出版社)

一

全面考察向恺然的武侠作品和武术论著，可以发现“互文”现象非常突出、频繁。

以武术、武侠为题材的向氏作品，已知最早公开发表的是《拳术》，初载于1912年的《长沙日报》；1915年7月至12月又在《星期》周刊复载；次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单行本后附有《拳术见闻录》^①，它在补述拳术理论时插有许多拳术见闻，这些文字均可视为“志人”笔记（包括罗大鹤、李富东、霍元甲等名家事迹——霍传多达三千字），与后来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形成互文。当然，与后者互文的还有许多其他作品（除其他笔记和短篇小说之外，也包括另一些武术论著）。

已知最早发表的“志怪”笔记，是1916年3月《民权素》第16集所载《变色谈》；另有《猎人偶记》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短篇，则与《江湖奇侠传》形成互文。

已知最早公开发表的文言短篇武侠小说，是1916年8月《小说海》2卷8号所载《无来禅师》。它与长篇小说《半夜飞头记》也形成互文。

《江湖奇侠传》与《近代侠义英雄传》（以下或简称“两传”）之间，也有明显的互文性（如柳迟与柳惕安，如“峨嵋派”等）。

向恺然作品间的上述“文本互涉”，不仅表现为母题、故事、人物等素材以及观念的互见（包括衍生、变形、扩展），而且显示着一种文体的生成过程。“两传”以及《红玫瑰》所载较优秀的短篇小说，可以视为这

^① 《长沙日报》连载本未见，不知是否有此附录；《星期》连载本尤。

种文体成熟的标志。我们把它称为“现代传奇话语”——这里所说的“现代”，既非“现代主义”之“现代”，也不仅只指时间，而是与“古典”相别、相对的一个概念；就此而言，接近于胡适、陈独秀的说法。

考察向氏“现代传奇话语”的生成、发展过程，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记录性、纪实性的“笔记”发展到“有意”而为的、“幻设”的“小说”^①，语体均为文言（向氏早期文言短篇小说，除《无来禅师》外，已知的还有《朱三公子》、《丹墀血》、《皖罗》、《寇婚》等四篇；文言长篇小说，已知最早的是《龙虎春秋》^②）。这个阶段类似古代文学史上从六朝笔记到唐传奇的发展阶段，属于“古典阶段”。第二阶段则是由古典型的文言小说发展为白话长、短篇小说，属于“现代”范畴（但是他所写拳术论著和笔记，后来仍多使用文言）。

反映上述过程的，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即“蓝法师故事”。

蓝法师事，初见于《变色谈》的第三则“驱虎”^③。这则笔记总共不到450字（含标点，下同），可以视为《江湖奇侠传》第61回至64回所写蓝法师驅虎故事的“提要”。作为笔记，它只是友人所讲部分奇闻的复述，作者本人处于记录者、整理者的地位，基本不含“意识之创造”。（这位友人即新宁刘蜕公，“善于清谈种种的奇闻怪事”，向恺然于辛亥年11月在长沙大汉报馆与之相识，常围炉听其谈鬼说怪。^④）

《猎人偶记》共六则，发表于1922年8月3日至10月29日，第27号至35号的《星期》周刊。其中虽无蓝法师事，但是一些与猎虎有关的风俗、巫术以及人物（宋乐林）后来都被写入《江湖奇侠传》的蓝法师传。这六个短篇也是文言笔记，但与《变色谈》相比，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有所加强，文本的形态也更丰腴。

同年10月22日、11月5日，向恺然又在《星期》第34号、36号分别发表《蓝法师捉鬼》（4100多字）和《蓝法师打虎》（约3000多字）；其后又有《虾蟆妖》（3500多字，原载《红杂志》2卷31号^⑤）。这三篇都是典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胡应麟（《笔从》三十六）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鲁迅全集》第9卷，第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无来禅师》等4篇，分别刊载于1916年8月、10月、11月、12月的《小说海》，《寇婚》刊载于1917年9月的《寸心杂志》。《龙虎春秋》，1919年4月由上海交通图书馆出版。

^③ 《变色谈》共5则，均与虎有关；末注“（未完）”，续篇未见。

^④ 见1922年《星期》第34号所载《蓝法师捉鬼》。

^⑤ 出版于1924年3月7日。

型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们的素材虽亦来自刘蜕公，但与《变色谈》、《猎人偶记》相比，显然已属“意识之创造”了。

上述三个故事在《江湖奇侠传》里被扩充为十一回六万余字的“蓝法师传”（见 56—64 回及 69、71 回）。蓝法师不仅有了名字，而且有了“学历”、门派、师承和完整的“生命史”。作者运用插叙、倒叙、回叙以及第一人称的“人物自叙”等手法，把这个故事捏合到峨嵋派开派立宗、方绍德清理门户、卢瑞犯戒自裁、柳迟赴约受命的大结构里。与短篇小说相比，“捉鬼”故事发生了明显的变形和扩展（由 4 千字衍生为近 3 万字）；“斗虎”和“虾蟆”故事则被解构，分别插入不同的情节时空并加以重构（也发生了变形）。如前所述，《猎人日记》的许多内容，也被捏到蓝法师身上。经过这样复杂的“杂取种种，合为一个”的再创造，蓝辛石成为一位血肉丰满的苗族英雄，他的故事成为《江湖奇侠传》中最精彩的“分传”之一。

在“两传”中，与其他作品形成“互文”的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尽管不像蓝法师故事那样典型）。可见，向氏“现代传奇话语”的生成、发展过程，也就是作家创造能量彰显的过程，创作能力成熟的过程。

二

由向恺然创造的这种“现代传奇话语”，至少具有以下五大特征：

第一，如上所述，它所运用的典型化方法以及“现代型”的叙事行为，与新文学并无二致。

第二，白话文的运用，也与新文学并无二致。徐文滢论及《江湖奇侠传》时曾说：“写这样梦呓的神怪小说原来也不是易事。”^①话中虽然不无贬意，却也道出了向恺然文体的一大特色——不可模仿性，因此我们认为他属于民国武侠小说作家群里不可多得的“文体家”。向恺然运用白话文的能力，当然得益于《留东外史》及其续书的创作实践。正如董炳月先生指出的，考察这一问题，不能不看到日语修养所起的作用。中国古文的最大特点（也是问题）就是言、文不一，白话文则要求二者的一致；精通一门言、文合一的外国语文，对于把握、运用现代汉语进行写作显然是有帮助的。与早期中国白话报章上的语体相比，《留东外史》的语体显得更加流畅、规范。而以“两传”为代表的武侠作品，其语体虽也

^① 徐文滢：《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第 143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遗有文言痕迹，但在复杂定语、状语、补语以及复句的频繁运用方面，无不显示出作者对现代汉语语法的熟练把握。这无疑得益于他的日语修养。

由此想到，对于向恺然留日经历的意义，似可进行更加深层的考察。我们曾说，《近代侠义英雄传》是第一部描写中西文化冲突的武侠小说，它反帝而不“排外”，弘扬传统文化而不“护短”，肯定西方实证科学而不“崇洋”（集中体现于黄石屏与德国医院院长的故事），书品甚高。向恺然的上述文化视野和对西方科学精神的领悟，应即养成于留日时期。所以，除了“仇日”、“鄙日”之外，他的留学生涯也有不少正面收获。

向氏“现代传奇话语”的第三个特征，可以归纳为“嗜奇求怪”。这就和新文学的“求真”（包括外部世界的“真”和内部世界的“真”）精神大相径庭了。向恺然自称是“一个贩卖稀奇古怪的人”^①，“姑妄听之，姑妄述之”^②既是《江湖奇侠传》的“叙述纲领”，也可视为向氏“现代传奇话语”的“叙述纲领”；而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原本就是遵循“姑妄言之”传统的（北方某些地方至今犹称讲故事为“说‘瞎话’”），“传奇”这一文体（既指小说，亦指戏曲）实即由此而得名——它们写的都是不平常的人和事或现实生活里根本不存在的人和事。

《近代侠义英雄传》虽称“无一字无来历”，或被认为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但是在我看来，它遵循的仍是“嗜奇求怪”这一叙述纲领：1. 它的爱国主义主题固然十分明显、写的固然是近人近事，但其主题仍是通过“奇人奇事”表现出来的，甚至经常为了“嗜奇、述奇”而游离乃至脱离主题。2. 对于“真人真事”的“真”，它是并不“忠实”的，许多真人真事只是作者发挥想象的由头。霍元甲故事应该比较真实了吧，可是对照一下《拳术见闻录》就可发现，霍元甲与秦鹤岐、黄石屏等许多拳术家的关系均属“妄言”。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虚构手法、结构技巧以外，这些构思无不仍旧体现着“嗜奇”倾向。3. 这部作品里并不缺乏法术、道术、巫术之类十分虚诞的内容。

向氏“现代传奇话语”的第四个特征是：题材蕴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向恺然所“嗜”所“求”的“奇”集中于两大方向：一是江湖上的奇人奇事；

① 《一个三十年前的死强盗》，《红杂志》2卷44期，1924年6月6日。

② 《江湖奇侠传》第3册，第817页，香港艺文图书公司1985年版，九龙。

二是民间流传的怪诞传闻。他笔下的故事又与这些文化内涵构成互文。江湖奇人奇事多与武术相关。中国的武术文化或被称为“玄门”，属于玄学文化，它与道家、释家、儒家、医家、兵家密切相关（黄石屏、秦鹤岐及其师傅就都是“医侠”）；而“武林”又往往与“会党”分不开（向恺然大概是第一位写“丐帮”的作家——还珠楼主的《云海传奇》比《江湖奇侠传》晚出 17 年）。此类题材显然蕴含着十分驳杂的文化内涵，既包括传统的主流文化，更包括神秘色彩浓厚的“亚文化”。向恺然醉心的怪诞传闻则多与巫相关，集中体现着湘楚文化神秘诡异、汪洋恣肆的风采。这些民间故事本身就蕴含着厚重的文化能量，因而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解读空间。例如蓝法师鬪虎的故事，除了“除暴安良”的一般语义之外，更潜藏着苗族先民所感受的“天人关系”——故事展示了人与自然的严峻对立，不征服自然人就无法生存；同时，人与自然又是可以相通、相安的，二者的中介便是“巫”，蓝法师的“杀虎定额”就蕴含着人与自然相安的条件。故事的震撼人心之处在于：蓝法师固然是位了不起的英雄，那只三脚白额虎又何尝不是至死犹斗的“大英雄”呢！我们解读出来的这些“语义”，与其说出自向恺然的立意，不如说更多地出自苗族先民的集体记忆。还有赵如海的故事^①，它是恶人转化为“好鬼”的传奇。这一民话原型里包含着“善恶二元对立”的消解，对于“除暴”主题来说，这是一种“背叛”；而作者的艺术加工，又把“背叛”转化成为主题的提升。^②

向氏“现代传奇话语”的第五个特征，是对“真”“假”辩证关系的巧妙把握和处理。他的武侠叙述里贯穿着两个“结合”，即“妄言”和“依据”的结合，“神秘化”和“生活化”的结合。再荒诞的故事，他也讲究“依据”——主要是民间传说，也包括野史逸闻。但他关心的不是这些依据的真实度和可信性，而是它们的传奇性和“可再生性”。再真实的依据，他也要加以“妄言化”，哪怕结果与那“依据”的本来面貌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他写出来的怪诞故事，哪怕是神仙鬼怪的“生存状态”，却又往往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道法高强的方绍德，却要自己生火烧饭；被蓝

^① 见《江湖奇侠传》第 5 册，第 97 回至 101 回，香港艺文图书公司 1985 年版，九龙。

^② 笔者曾把赵如海故事视为“形象大于思想”的案例（见《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第 10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年版），重读作品之后发现这一观点不对：向恺然在叙述中，不仅用“造孽即修积”的“魔道理论”来解释赵如海式的“转化”，还用了一段“直接叙述干预”把讽刺矛头转向了民国官场，所以“形象”并未“大于思想”。

法师收服的厉鬼，发起感慨来是满口的村言村语；一条板凳载着邓法官的脑袋，送到理发铺去剃头，引得浏阳市民成群围观……生活气里透露出的是人情味。这既反映着作者的情趣，又与巫文化本身的世俗性分不开。顾明道也写神怪，姚民哀也写会党，但是他们的作品里都缺少这种向恺然式的人情味。

三

回到互文性的考察上来。除了文本间的互涉之外，还应关注主体间的互涉。对于向恺然这一特殊对象来说，这又涉及两大范畴：一是文本制作、流通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同一主体的不同“身份”之间的关系。

文本制作、流通过程涉及的主体，除了作家之外主要便是读者和书商。我们把这三者称为通俗文学的“动力三角”，书商经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作者来说，另两个主体既是创作的积极驱动力，同时又会起消极作用——特别是书商。

向恺然曾“亲口招供”：《江湖奇侠传》经常出现“应交代不曾交代，应照应不曾照应”等毛病，原因就在急于“出货”“换钱”^①。写书成了“营业性质”的买卖——书商根据市场需求（即读者趣味）“下达订单”，作家则“照单制作”，按时交货。在书商一方，可以借此操控作家（新文学作家也有类似遭遇——郭沫若即曾述及大东书局老板如何操控他们）；在作家一方，则可能为了钱而牺牲创作质量和创作自由。从向恺然的“招供”可知，两种情况在他身上都是存在的。

考察读者这一主体时，还应特别注意其中包括一些作家——他们阅读向恺然的作品，有意或无形地接受他的影响，渗透到自己的创作中去；做得成功而且有突破的，就继承并发展了向氏所开创的“现代传奇话语”。这方面做得最好而且实现了超越的，无疑当属还珠楼主（李寿民）。

向恺然不仅是位作家，又是一位民族、民主革命的参与者，一位武术家，还是一位佛教徒。四种身份在同一主体身上也形成互涉关系。

作为老同盟会员，他积极参与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又以桂系部队高级幕僚的身份参加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可惜的

^① 《江湖奇侠传》第5册，第1317页，第107回“前记”，香港艺文图书公司1985年版，九龙。按《红玫瑰》连载时此回为87回，原无“前记”标题。

是,由于受到“左”的政策影响^①,上述丰富经历几乎全未留下文字材料;但是,在以作家身份所写的文学作品里,却有曲折的反映:在《留东外史》、《无名之英雄》、《近代侠义英雄传》和《革命野史》这些作品里,多少都可看出辛亥前后作者某些经历的痕迹,流露着这位“老同盟会员”的政治态度。尽管存在“妄言化”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身份”对“作家身份”的“干涉”基本是积极的。而在《江湖奇侠传》、《江湖大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的某些部分里,“革命身份”的“干涉”往往表现为或以仙道门派、江湖会党影射革命党,或将真实的革命人物直接“嵌入”神话故事里。这种“干涉”所起的作用就消极了,因为“神话”和“革命”在时空和话语系统上都是很难兼容的。这说明两重身份又会出现互相“背逆”的情况,至少“相处”得并不“和谐”。

身为武术家以及武术活动、武术教育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向恺然早在《拳术》一书中就已指出:拳术的价值和意义不在“杀人”而在“育人”。于日本考察加纳治五郎倡导柔术的成绩之后,他就开始认识到:应把中国武术作为一门具有民族特色的“学术”、“学科”来加以整理、阐发和提倡。从这一身份出发,他认为小说家笔下的拳术多是“荒诞不经”的。所以,他的“武术家身份”固然对“作家身份”起着相当全面、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和充实作用,但是他的“作家身份”却是比较“严守界域”的——除在武学论著中蕴现文学修养之外,他是决不允许武学沾上“妄言”倾向的。

1948年8月,向恺然在佛学刊物《觉有情》第208期上发表《我投入佛门的经过》一文,这是我们至今掌握的可资研究其第四重身份的唯一直接资料。从中可知,早在1923年(民国十二年)他就皈依佛门了^②,而且经历过由儒入佛的激烈思想斗争。但是,明知做小说“不免犯妄语、绮语、两舌等戒”,为了维持生活和遵守商业契约,他的“佛徒身份”还是向“作家身份”妥协了。后来(可能指安徽时期)虽然“决心不再写那一类奇离荒诞及晦盜的小说了”,但在六安结识大悲庵的觉亮和尚,得知

① 新中国成立后向恺然曾一再上书,请求安排工作,改善“吃不饱饿不死”的生活境况。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李锐在一封信的后面写有如下批示:“此人嫌饭吃得没味道,请你能否找到一合适事情与他作,不然会麻烦不断。”虽然此后不久即(于1954年2月)为之安排了省文史馆馆员一职(月薪50元),但从批示口气可见对起义人员及“旧作家”之歧视。李锐犹如此,何况其他干部!

② 彙依的是“谛老和尚”,而《江湖奇侠传》中峨嵋派的宗主就叫“开谛和尚”。

他的传奇经历之后,向恺然冒出的念头还是“写出来又是一部好神话小说”。尽管停留于“心动”,佛徒“身份”毕竟仍未彻底“压倒”作家“身份”。

考察向恺然的四重身份及其互涉关系,实质就是研究他的“全人”。关于他的创作和经历(特别是经历)尚有许多谜团待解,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还是原始数据的缺失(除未知的事迹和作品之外,还包括许多背景资料)。下面简要列举五个方向,愿有心者共同来做进一步的开掘工作:

1. 有待发掘日本方面的相关资料。

2. 有待通检相关期刊——不可忽略国术、佛学刊物及北方的相关期刊。

3. 有待检索相关报章。除沪上重要大、小报外,首先需要检索已知与向氏有直接关系的报章,如《中华新报》及其副刊、《中国晚报》及其《小晚报》、《辽宁新报》、蚌埠《军声报》等。

4. 安徽时期“空白”最多,已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最少。除检索抗战时期当地报刊外,还需查阅相关档案材料(例如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安徽省政府相关档案、驻军相关档案、立煌县相关档案、蚌埠中正小学档案、安徽学院档案——后者现藏安徽师范大学档案馆)。

5. 与向恺然交往密切或有重要关系的各界人物的数据。

(2010年10月10日于姑苏杨枝塘)

《留东外史》的历史位置(发言提要)

董炳月(中国社科院文研所)

一本书和一个风景一样,当我们与其保持一定距离的时候,反而更能发现它的价值或者它的美。平江不肖生创作于 90 年前的长篇巨著《留东外史》就是如此。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受到新文学阵营的批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史著述中也时常被看作“旧小说”,但是,在社会发展已经进入 21 世纪第十个年头的今天,在政治化、简单化的文学评价标准被否定之后,《留东外史》多方面的历史价值便更为鲜明地凸显出来。关于《留东外史》,我曾经在拙著《“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2006 年,三联书店)的第一章论述过,用了将近六万字的篇幅。这里,我以前的研究为基础,结合最近的思考,对《留东外史》的历史位置略作评述,以就教于各位同行。进行“历史位置”定位的前提是讨论“历史价值”。只有在论证历史价值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历史定位。我在发言的题目中使用“历史位置”这个概念,是因为我更注重关系性——即《留东外史》与同类文学现象、思想现象的传承关系或横向关系。

一、开留学生文学先河

根据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1927 年,上海中华书局),中国现代留学制度的确立,始于 1868 年容闳向曾国藩上的条陈。1872 年夏末 30 名中国幼童赴美国留学,为中国现代留学之始。中国人留学欧洲则是始于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派遣福建船厂学生随法国人日意格赴法。比较起来,中国人的留学日本比留学欧美晚了 24 年。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明治二十九年)十三名中国青年赴日本留学,为中国人留日之始。但是,尽管如此,从近现代文学发生的角度说,留日、旅日中国人广泛深入的文学活动却是一个有别于欧美留学界的、突出的现象。